



The Holy See

教宗方济各向罗马教区信友致词

2021 年 9 月 18 日

保禄六世大礼堂

[Multimedia]
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早安！

大家都知道——这并非一件新事！——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程即将展开，在这进程中，整个教会都会专注于以下三个主干的议题：「以共融、参与及使命来体现共议性的教会」三个主干。这将以三个阶段来进行，由 2021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。这进程被构思为一股彼此聆听的动力。我想要强调这一点：这是一个涉及教会各层面及整个天主子民彼此聆听的行动。（罗马的）代牧枢机（Cardinal Vicar）和各辅理主教之间、各司铎之间、各修会会士之间、各平信徒之间，都要彼此聆听。然后以上各组别之间，也要彼此聆听。大家要彼此聆听；彼此发言，互相聆听。这并非为收集意见，并非为研究，而是聆听圣神，就如默示录上所说的：「有耳朵的，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」（默二 7）。要打开耳朵，要聆听，这便是第一个任务。这在于听天主的声音，感受祂的临在，截住祂的步伐和生命的吹拂。厄里亚先知就有过这样的发现：天主常是个突然而来的天主，即连祂经过的步伐和现身也是如此：

「那时，上主正从那里经过，在上主前面，暴风大作，裂山碎石，但是，上主却不在风暴中；风以后有地震，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；地震以后有烈火，但是上主仍不在火中；烈火以后，有轻微细弱的风声。厄里亚一听见这声音，即用外衣蒙住脸出来。」（列上十九 11~13）

天主就是这样和我们谈话。我们要侧耳细听的，就是这「轻微细弱的风声」，去感受天主的微风。一些释经学者称它为「寂静耳语」，也有人称它为「一缕静音」。

这进程的第一阶段（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4 月）涉及教会的各个教区。正是为了这缘故，我以

你们主教的身分来这里作分享，因为罗马教区全心投入这进程，是极其重要的事。如果教宗的教区竟无心投入这事，岂不是丢脸？教宗丢脸，你们也丢脸。

「共议精神」这议题并非教会学的其中一个课题，更不是一个流行语，一个口号，或一个滥用于我们聚会的新名词。绝不是这样！「共议精神」显示出教会的本质，她的形式，她的作风和她的使命。就让我们来谈谈这共议性的教会，但必须避免视它只是个可随意更换的名称或想法而已。我这样说，并不是基于神学意见，也不是当作个人想法，而是根据我们称之为第一部最重要的一部教会学「课本」，亦即宗徒大事录。

「Synod」一词的含义，有助我们明白它有「同行」之意。（译者注：外语直译希腊文「syn-hodos」有「同行」之意，再引伸成「共议」。中文通常把「synod」一词译作「会议」，此处指世界主教代表会议）。宗徒大事录是一部讲述由耶路撒冷出发，经过撒玛黎雅和犹太，前往叙利亚和小亚细亚，再到希腊，然后以罗马为总结的旅途故事。这故事讲述天主圣言，与那些留心 and 信从这圣言的人，一起上路的经过。天主圣言跟我们一起同行。大家都是主角，没有人可纯被视为过路的。我们必须好好明白这点：所有人都扮演一定角色。主角不只是教宗、代牧枢机（Cardinal Vicar）、辅理主教。绝不是这样：我们大家都是主角，没有人可纯被视为过路人。宗徒大事录书中提到的各职务，那时仍被视为真正的服务。权柄是由聆听天主和民众的声音而来，二者总分不开。这令赋有权柄的人紧贴着「基层」，因为这「基层」正是他们要提供爱德和信德服务的对象。但这旅途故事，不只讲及地理上移动的经过，它更讲出一种心绪不宁，而这种心绪不宁正是个关键词。如果基督信徒不感到这种心绪不宁，不把它活出来，他就有所欠缺。这种心绪不宁，是由个人的信仰而来的，它令我们衡量做什么更好，什么该保持，什么该改变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原地不动未必对教会是好事（参阅：《福音的喜乐》，23）。这移动是顺从圣神的结果，祂才是这故事的编导，当中各人都是心绪不宁的主角，总不停顿下来。

伯多禄和保禄不只是个性各异的人物，而是两位所代表的、比他们更宏大的视野，能就所发生的事情作反思，展示出一种信仰危机意识——这是另一个要牢记的关键词：「展示出一种信仰危机意识」——驱使他们勇于尝试、发问、改观、犯错及从错误中学习，尤其是在困难中抱有希望。他们都是圣神的弟子，圣神为他们指点宣讲救恩的路线，为他们开辟门路，推倒围墙，打破枷锁，开拓新境界。这可代表我们要出发、改道、摆脱那些令我们裹足不前的信念，使我们与人同行。

我们可看到圣神怎样驱使伯多禄，令他前往外教人百夫长科尔乃略之家，即使他也会踌躇过一会。你们还记得：伯多禄之前曾见一个令他感到不安的神视，当中他被要求进食所谓不洁的食物，虽然他得到保证，天主所洁净的不可再视为不洁，但他仍感到困惑。他正设法理解这事的时候，刚好科尔乃略派来的人到了他那里。科尔乃略本人之前也获得了神视和指示。他虽是个罗马官员，却虔诚和受犹太教感染，但仍未完全归依成为犹太教徒或基督徒：他仍过不了任何宗教「关卡」。他虽是个外教人，却获启示知道他的祈祷已蒙天主俯允，且他要派人邀伯多禄到他家来。就在此时，正当伯多禄犹豫未决，而科尔乃略在不知之云中引颈企盼之际，圣神化解了伯多禄的抗拒，揭了传教史的新页。圣神就是这样行动：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两人的相遇，展开了基督信仰最美丽的一个阶段。科尔乃略倒履相迎，俯伏在伯多禄脚前，后者扶起他说：「起来！我自己也是个人！」（宗十26）。我们都这样说：「我是人，我们都是人！」我们大家都要这样说，连主教们在内，大家都要说：「起来！我自己也是个人！」圣经强调伯多禄跟科尔乃略亲切谈话（参阅：宗十27）。基督信

仰常应富有人情味和人性化，消弭差异和距离，把它们转化成亲切和亲近。教会灾害之一，更准确的说是错乱之一，就是那把司铎和主教与民众区隔的圣职主义。与民众区隔的主教和司铎，只成了官员，不再是位牧者。教宗圣保禄六世爱引用泰伦斯的格言说：「我是人，没有什么有关人性的事非关我。」伯多禄与科尔乃略的相遇，解决了一个难题，有助作出随便向外邦人直接传教的决定——正如伯多禄所说的——深信「天主是不看情面的」（宗十 34）。我们不能以天主的名义去歧视他人。在我们之间，歧视也是一个罪过：「我们是洁净的，我们是选民，我们属这个知晓万事的运动，我们是……。」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所有人都是教会。

你们都知道，我们是不可以脱离这个不设界限的宽大和殷勤的园地，去理解「教会的大公性」。成为教会就是朝着天主的胸襟前进。我们再回到宗徒大事录去，那里出现了如何组织信友数目日渐增多的问题，尤其是援助穷人的需要。有人指出寡妇们被忽略了。要解决问题，就要聚集门徒一起，于是大家共同作出决定，要委任七个人全职负责服务（*diakonia*），负责照顾膳食（参阅：宗六 1~7）。教会就这样靠着一起辨别辨明，因应需要和生活的现实，以及借着圣神的力量，一起同步向前迈进，这就是她的共议性。但圣神一直是教会内的伟大主角。

此外，不同的看法和期望也会产生冲突。我们不要害怕：今日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们巴不得能这样争论一番！这都是顺从圣神和向圣神开放的标记。有些冲突甚至会达至激烈程度，就如有关为外邦人行割损一事，直至被称为耶路撒冷会议有所决定为止，这亦是第一次教会会议。即使今天，也有人会对事情抱僵化的态度，局限了天主的宽宏大量（*makrothymía*），即祂那富于耐性的目光，宽大的目光，长远的眼光：天主放眼远观，天主并不急躁。僵化就是另一种对天主忍耐的歪曲，这是违反天主至尊的罪过。即使今天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。

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：一些由犹太教归依过来的人，自我指涉地坚持说，谁若不遵守梅瑟法律，便不能得救。他们这样回驳保禄，因他宣布人直接因耶稣的名而得救。他们反对保禄的做法，无异于放弃接纳由外邦归依的人。保禄和巴尔纳伯遂被派往耶路撒冷，去见宗徒和长老。这并非易事：对这问题的不同立场，看似难分难解，大家辩论多时。问题在于承认天主有行动自由：任何事物，不管是人的出身，还是他的伦理和宗教背景，都不能阻挡天主进入人心内。当大家都认同，那「洞察人心」的天主——一位认识人心的专家——也亲自肯定外邦人可以得救，「因为祂赐给了他们圣神，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」（宗十五 8），僵局就因此打破。这样，大家对这事的看法都得到尊重，同时遏止了过份的行为。大家很重视伯多禄与科尔乃略的经验，以致在「最后文件」中，记录了圣神怎样在这作决定的过程中行动，以及祂经常启迪人的智慧：「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，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」（宗十五 28），除非是必需的事。「我们」：在这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中，我们要一起走，好能说出「圣神和我们决定」这句话，因为你们在圣神的引领下，要彼此不断对话，还要与圣神对话。你们不要忘记这句话：「圣神和我们决定，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。」「圣神和我们决定」：在这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过程中，你们要设法可以这样说。如果这过程中没有圣神临在，这只能算是一次教区性的议会，而不是一个「共议性的」世界主教代表会议。我们并非要举行一次教区性的议会，也不是一次研究这个或那个问题的研讨会：我们要做的是彼此聆听和聆听圣神的过程，彼此讨论和与圣神讨论，那也是一种祈祷方式。

「圣神和我们。」然而，单打独斗的诱惑常存在，代表着一种替代式的教会学——支持这种替代式教会学的，大有人在——就好像主耶稣升天后，留下了一个空缺要我们去填补一样。绝非如此，主

留给了我们圣神！耶稣说得很清楚：「我也要求父，祂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慰者，使祂永远与你们同在。【.....】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」（若十四 16、18）。教会便是这许诺实现的圣事或标记，正如《教会宪章》（1）所说：「教会在基督内，好像一件圣事，就是说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，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。」这句话反映出耶路撒冷会议的见证，否决那些固执地要取代天主位置的人，他们企图以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信念去组织教会，迫使教会建立战线，设立令人感到自责的关卡，形成一种褻渎天主无条件施与恩惠的思维。每当教会以言以行，见证天主那无条件的爱 and 那包容的宏大胸襟时，教会才显出她真正的大公性。教会在内外都感受到一股推动力，把它推展至各个时空。这股动力和能力都是源自圣神：「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，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，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黎雅，并直到地极，为我作证人」（宗一 8）。领受圣神的力量去作见证：这就是我们教会要走的路，我们如果在这路上行走，我们便是教会。

一个共议性的教会，亦即主曾许下圣神要和我们在一起的圣事教会。只要我们加强与圣神和来世的密切关系，便能体现出这教会。感谢天主，争议经常存在，但要找到解决，便要靠聆听天主的话和祂在我们当中的声音，藉祈祷和开眼细察四周的一切，实践一个忠于福音的生活，以一个旅途式的释经，去查考天主启示的话，这种释经能持守着宗徒大事录内所展开的旅程。理解和诠释的方式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旅途式的释经，就是继续上路。这是指梵二后开始的旅途吗？不，是指首批宗徒所开始，而仍在继续的旅途。当教会裹足不前时，她就不再是教会，而是个美丽的善会，因为她把圣神困在笼中。旅途式的释经，能持守宗徒大事录内所展开的旅程。若不是这样，便会令圣神屈辱。古斯塔夫·马勒（Gustav Mahler）认为——我在其它机会上也曾说过——忠于传统不在于崇拜灰烬，而是要保全薪火。我想问问大家：「展开这共议性的进程前，你们较想做什么？要固守教会的灰烬，亦即你们的善会，你们的小组，还是要保全薪火呢？」你们更想崇拜自己的东西，即那些把你们重重围住的事物——我属于伯多禄，我属于保禄，我属于这个善会，你们是他属，我是司铎，我是主教——还是你们奉召去守护着圣神的火呢？马勒是个伟大的作曲家，但在反省上也是位智慧大师。《启示宪章》8 引述致希伯来人书的话说：「『天主在古时，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，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』（希一 1），但仍不断地与祂爱子的净配交谈。」圣文生·莱林（Vincent of Lérins）曾讲过一句很巧妙的话，他把成长中的人类，与代代相传的传统作比较，认为若不让「信德的宝库」不断进展，就不能把它保存下来，这宝库要「经年累月得巩固，与时俱进以发展，岁月流长臻至善」（*Commonitorium primum*, 23, 9: "ut annis consolidetur, dilatetur tempore, sublimetur aetate"）。这就是我们旅程的特色：事实就像水一样，神学事实也亦然：水若不流动，便会停滞发臭。一个停滞不前的教会，便会开始败坏腐化。

请看，我们的圣传是如何像一个发酵的面团，在这发酵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成长；在这面团内，融合正逐渐形成：一起同行实现出真正的共融。在这点上，宗徒大事录也有助于向我们说明：共融并不会抑制相异。这正是五旬节令人惊讶之处，那时语言相异并不构成障碍：虽然大家彼此陌生，但因了圣神的力量，「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」（宗二 8）。大家都感到亲切如家，同途虽各异，却能并肩共往。（请恕我谈得太长了，但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是件严肃的事，我就继续说好了.....。）

我们再回到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程上：教区阶段极其重要，因为它实现聆听全体已受洗的信友，而他们就是那享有不能错的信仰意识（*sensus fidei in credendo*）的主体。要摆脱对教会有一个僵化的形象，会遇到不少阻力：在这形象中，长官和下属、教导者和受教者，清晰分明；但这却忘

记了天主喜欢颠倒位置，如玛利亚说的：「祂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，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」（路一 52）。一起同行，易看到教会的横向面，而非她的上下直向。共议性的教会却清除这横向面上的障碍，好能看到升起的基督旭日：兴建阶级的华厦，只会把她遮盖起来。牧者与天主子民同行：我们作为牧者，与天主子民同行时，时而领前，时而当中，时而在后。善牧要这样行走：领前作引导；当中作鼓励，以免忘记羊群的气味；在后是因为人民也有自己的「嗅觉」，可以找到旅程上的新途径，也能在迷路时寻回去路。我想强调这点，也为提示本教区的主教们和司铎们。在这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程中，他们要问：「我能否行走，能否走在前面、当中和在后？还是只会留在主教座上，头戴礼冠，手拿牧杖？」与羊群混在一块儿，却不失为牧者而非羊群：羊群知道我们是牧者，他们知道分别何在。牧者走在前面作引路，留在中间去感受人民所感受，尾随为协助那些较为后方的，同时让人民以自己的嗅觉去找更好吃的青草。

信仰意识赋予全体信友执行耶稣基督的先知任务的尊严（参阅：《教会宪章》，34~35），让他们能辨别出今日活出福音精神的途径。这就是羊的「嗅觉」所在，但我们必须留意，在救恩史上，我们在上主牧者前都是羊。这图像有助我们明白，促成这「嗅觉」的两个特点，一个是个人的，另一个是团体的：我们都是羊，也属羊群之一，而这里所指的羊群代表教会。我们在日课经的诵读日课中，刚读到奥思定的「论牧者」，当中有这样一句说：「同你们在一起我是羊，为你们我却是牧人。」个人和教会团体这两特性是分不开的：若不参与教会的生活，便无法有信仰的超性意识，因为这不纯是一种天主教活动，却尤其应是那种藉怀有「基督所怀有的心情」（斐二 5）而获得的「意识」。

运用这种信仰意识时，不能只限于传达我们就这个或那个议题，或对某教义或某教律的看法，作意见交流。不，那些只是工具，是言辞的表达，是教义或教律的表述而已。以大多数和少数作分别，这种思想也不应得逞：那是议院的做法。多少次，那些被人「弃而不用的」竟成了「屋角的基石」（参阅：咏一一八 22；玛廿一 42），那些「远离的」竟成了「亲近的」（弗二 13）。那些屈处边沿的、贫穷的、没有希望的，竟被选作基督的圣事（参阅：玛廿五 31~46）。教会就是这样。每当某些组别想突出自己时，他们都没有好结果，甚至否认救恩，陷于异端邪说。我们可记得那些曾声称令教会向前迈进的异端，如白拉奇主义（pelagianism；译者注：否定原罪及圣宠之重要性）和杨森主义（jansenism；译者注：强调原罪彻底破坏了人之本性，主张人无自由意志，基督救世只限于预定者）。所有异端都没有好结果。唯识论（gnosticism；译者注：强调唯由知识，始能得救）和摩尼派（manichaeism；译者注：主张善恶二元论）一直设法诱骗教会。我们非常用心令礼仪庆典进行得尽善尽美，那是无可厚非的，那原是好事——虽然我们有时只为自我安慰而做——但金口圣若望（St. John Chrysostom）却提醒我们：「你想尊敬基督的身体吗？那么你就不要让他在自己的肢体内受到轻慢，即不要让穷人衣不蔽体。你不要在教堂这里以锦绣绸缎来尊敬他，却让他在外寒风凛烈下赤身露体，而置之不理。那曾说『这是我的身体』的，更以说话肯定这事实说：『你们见我饿了，却没有给我吃的』，并且说：『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，便是没有给我做』」（In Matthaeum Homiliae, 50, 3）。「我的教宗啊！你这话有什么意思？所有穷人、乞丐、吸毒青年，这些社会所遗弃的人，都要有分于这世界主教会议吗？」亲爱的，你说得对。因为这不是我说的，而是主所说的：他们都是教会一分子。以至如果你不邀请他们（方式仍有待商榷），或如果你不设法走到他们那里，陪伴他们片刻，去感受一下他们所感受的，而非只是感受他们所说的——即使他们或许会辱骂你——那么你仍未做好这会议所应做的。这会议无远弗届，包括所有的人在內。这会议也是谈及各人问题的 好机会，谈及我作为你们主教的问题、辅理主教们的问题

、司铎们和平信徒的问题，以及善会会员的问题；这些问题一概包括在内！但如果我们不让社会这些「问题人士」，即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参与其事，我们便无法真正处理好自己的问题。这点是很重要的：应让自己的问题在对话中浮现出来，无须加以辩解。你们不要害怕这样做！

我们要自觉属于一个得蒙天主许诺的大民族，朝着一个未来迈进，为能参加天主为万民所预备的盛宴（参阅：依廿五 6）。在此，我也想说明「天主子民」这观念，因为对此也有些僵化和引起分歧的诠释，纠缠于一个排外和特权的思想内，就如他们解释「召选」的观念时一样，先知们早已加以纠正，并指出应如何正确明白过来。作为天主子民并非一个特权，而是某人所领受到的恩赐【.....】为他自己？不，而是为了众人，这恩赐是要送给别人的：这是一项使命。召选是某人为了大众而领受的恩赐，是我们为了他人而领受的，它既是一个恩赐，又是一项责任。这责任就是不但要以言，也要以行去见证天主的奇妙化工，使人对之有所认识，从而发现天主存在于世上，并接受祂的救恩。召选既是一个恩赐，那么问题就是：我之身为基督徒，我的基督信仰，怎样才能送给别人？天主普救世人的意愿，是藉圣子的降生而实现于历史和赐予整个人类的，好让众人借助教会，能成为天主的子女，并彼此成为弟兄姊妹。这样便能实现天主与人类的全面和好，而教会正是整个人类团结的标记和工具（参阅：《教会宪章》，1）。梵二前，这种思想藉仔细研读教父著作早已成熟，视天主子民是迈向天国的实现，迈向天主所创造和深爱的人类的大团结。我们按宗徒的承传所认识和经验的教会，应自觉是与这普遍召选有关，并要为实现这事而努力。我就是依照这精神，写下了《众位弟兄》通谕。正如教宗圣保禄六世所说的，教会是人道的导师，今天她更要成为兄弟情谊的学堂。

我为什么要对你们说这些事？因为在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程中，聆听必须顾及的信仰意识，但我们也不应忽略一切来自我们最意想不到者的「直觉」：这虽属「游离分子的嗅觉」，却同样有效。圣神自由地行事，不受任何局限，更遑论会受到人们所属群体的限制。堂区若要成为小区内众人之家，而不是私人会所，你们便要开放门户，不要只理会那些常客，或那些与你们臭味相投的人，他们只占不多于百分之 3、4 或 5。要让所有人进来……，你们也要亲自出去接触他们，让他们提出问题，视他们的问题为你们的问题，与他们一起同行：圣神会带领你们，你们要信赖圣神。不要怕与人交谈，即使这交谈令你们感到惊愕：要知道，这是救恩的交谈。9 你们不要气馁，要准备面对意料以外的事情。户籍纪廿二章有段记载，讲述一头母驴竟成了天主的先知。以色列民快要结束走向福地的漫长旅程。他们过路时，摩阿布王 - - 巴拉克感到震惊，遂想借巴郎术士的能力去阻止这民族，以避过一场战争。这位术士既相信天主，遂求祂指示应如何是好。天主告诉他不要听从王的话，但他在后者坚持下，作出了让步，骑上母驴去完成任务。但那头母驴看到天使拔剑阻挡，表示天主不准许这事，遂掉头而去。巴郎拉住牠、打牠，也不能令牠重新上路。直至那头母驴开口与这术士对话，令他开眼明白过来，把他原先诅咒和死亡的任务，转变成祝福和生命的任务。

这故事教训我，要信赖圣神常会令我们听到祂的声音。连一头母驴也可成为天主的声音，令我们开眼，在我们犯错时矫正我们。连一头母驴也能做到的，一位已受洗的信友、一位司铎、一位主教、一位教宗，更能做到。只要信赖圣神，祂会利用整个受造界向我们说话：所欠的只是我们洗耳恭听。

我到这里来鼓励大家，要认真看待这个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程；我对你们说，圣神需要我们。这话是真的：圣神需要我们。你们要彼此聆听，便会听到祂的话。不要错过或排除任何人。不要只靠

重组架构来巩固自己——这是个大错觉！——给予训导，举办退省和讲座，或发出指引和计划——这些固然都是好事，但这些只是附属于另一事情，亦即是要重新发现我们是一个人民，愿意彼此同行，并与世人一起同行。在罗马的人民，包括各种不同的人，且都是来自不同处境：这是何等丰富，充满各色各样！但我们必须跨越那百分之 3~4 与你们关系最密切的人，出去聆听其它的人，即使他们有时甚至会辱骂你们，把你们赶走，但你们必须知道他们所想的，却不要把我们的看法强加于他们：要让圣神向我们说话。

在这新冠疫情之际，天主推动教会的使命，使她成为治愈的圣事。我们的世界发出了它的哀号，展现了自己的脆弱：我们的世界需要治愈。

大家鼓起勇气，努力向前迈进！多谢各位！

(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)